

两个男人



本来打算今天一睡到底，好好补一补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睡够的瞌睡，可还不到早晨七点，电话铃就响了。

妈妈把无绳电话送到我的房间里：“吴缅，你的电话。”

我以为不是精豆豆就是古龙飞打来的电话，便把毛巾被拉上来，蒙住我的头：“你告诉他，我要睡觉！”

妈妈扯下蒙在我头上的毛巾被：“是你爸的电话。”

老爸的电话是必须要接的。他在哪儿，我还不知道呢。老爸是搞摄影的，整日背着照相机和一堆长长短短的镜头，满世界乱转。

“嘿，老爸！”我像跟哥们儿打招呼，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在拉萨，今天中午就飞回来。”

老爸是性感的男中音，电话里连他的呼吸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像在遥远的西藏，仿佛就在我跟前。我突然很想他。

“儿子，咱们今天见个面，怎么样？”

“没问题。我去机场接你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一看，妈妈已不知什么时候走出了我的房间。每次我跟老爸通电话，她都会给我们留一个空间。

我打着哈欠，趿着拖鞋，吧嗒吧嗒地来到厨房里，妈妈正在煎鸡蛋。

“妈，我爸今天中午从拉萨回来，我想到机场去接他，你不去？”

“我还是不去吧。”妈妈把煎好的鸡蛋递给我，“你们两个男人在一起，一定有许多话要说。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妈妈总是称我和老爸为“两个男人”。她和老爸离婚已经好几年了，但她从来没在我面前讲过老爸一句“不好”，老爸也没有在我的面前讲过她一句“不好”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们像一对老朋友。

“吴缅，你从来没有去机场接过人，要不要我打个电话，让你舅舅派辆车过来，送你去？”

“不用。”我说，“我乘民航班车去。”

老爸乘坐的航班在中午十一点四十抵达。十点钟，我来到时代广场旁的民航售票大厅，乘上了去机场的班车。

车塞得厉害，几乎是走几米就得停下来。街上不知哪来这么多人，像我这样大的孩子特别多，昨天考完试，今天都涌到街上来了。

排着长龙的汽车如铁爬虫一般，在繁华的市区慢慢地爬行。眼看快十一点了，老爸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到了，可我还半路上。我急了，车上有几个要赶飞机的人也急了。

“别着急！”司机是个剃着光头的小伙子，他一点儿也不急，“再熬一会儿，只要一上高速路，等于就到了。”

汽车好容易上了通往机场的高速路，路上畅通无阻。正如那位光头司机说的那样，一阵风似的就到了机场。



刚跑进接人的大厅，便听到播音员甜美的声音：“从拉萨飞来的4375次航班已到达本港……”

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

我挤在接人的人群中，使劲地睁大眼睛，生怕老爸就在我眨眼的那一瞬间，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了。

一阵羊膻味儿扑面而来，老爸混在一群剽悍的藏族汉子中出来了。他的头发长得已垂到肩膀上，胡子也好久没有刮了，方方的脸膛又红又黑，一看便知道那是被高原紫外线烤的。他背着一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羊皮行囊，肩上挎一个像炸药包似的摄影包，脚蹬一双大头皮鞋，大有“好男儿走四方”的英雄气概。

“老爸！”

“儿子！”

老爸大步跑过来，我扑上去一跳，双脚离地，吊在了老爸的脖子上。

刚才，还有许多话想对老爸说，见了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觉得眼睛潮乎乎的，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我故作豪迈地：“老爸，我肚子饿了。”

老爸咧嘴一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也十分豪迈地：“好，咱们去吃西部烧烤。”

出租车一直把我们载到西部烧烤城。这里是自助餐，老爸放下行囊和摄影包，就去取了一大盘肥牛肉来。

老爸夹起一片巴掌大、红白相间的肥牛肉，放进煎锅里。

“到这里来，不能不吃肥牛肉。”老爸一边说，一边往自己的杯子里倒啤酒，“怎么样？你也来一点儿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
老爸往我的杯子里倒了半杯啤酒，翻滚的白沫已漫出了杯沿，我赶紧去吸了一口。

老爸又咧嘴一笑，他举起杯：“来，儿子，我祝贺你！”

“别祝贺我。”我说，“昨天刚考完，还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呢！”

“今天，咱们不说考试的事儿，我祝贺你小学毕业！”



这还差不多。

我举起杯，跟老爸碰了一下，看老爸一仰头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向我亮亮杯底，我也一仰头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也向老爸亮亮杯底。老爸伸过手来，用力地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：“好样的！”

老爸又往他的杯中倒满啤酒，却唤来服务生，给我要了一听可口可乐。他点燃一支烟，美滋滋地看着我大口地吃着滋滋冒油的肥牛肉。

“好，男子汉就要大口吃肉！”

“老爸，你这次从西藏回来，还去不去？”我嘴里的肥牛肉来不及咽下去，话说得含含糊糊的。

“还去，西藏真是个好地方，可拍的东西太多了。”老爸坐直了身子，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的两只眼睛，好像要跟我谈一件重要的事情，“儿子，我这次回来，全是为了你，你不是想去西藏吗？”

“知我者，老爸也。”我迫不及待地问，“我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现在有两个进藏的方案，完全由你来抉择。”老爸的表情很严肃，“第一个方案非常简单，我们乘飞机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飞到西藏；第二个方案，我们跟部队的军车走，需要一星期左右才能到达西藏。一路上，可能会很艰苦，也许还会发生许多惊险故事。”

一听还有历险故事，我想都不用想就选择了第二个方案：“我们跟军车走。”

“吴缅！”

这次老爸没有叫“儿子”，而是叫我的名字，就像两个男子汉，面对面地在抉择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
“吴缅，你要想好，跟军车进藏，一路上困难重重，甚至还有生命危险……”

“我不用想了。”我决定了的事情，是很难再改变的，“就跟军车走！”

“这样吧，吴缅！”老爸站起身来，饮干杯中的酒，“你回去跟妈妈商量商量，最好听听她的意见。”

从西部烧烤城出来，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。老爸把我送到我和妈妈住的楼下。临分手时，他从行囊里掏出一条藏族女人穿的横格围裙：“这个给你妈，她喜欢收集民族服装。”

我接过围裙，抖开一看：“妈妈一定会喜欢的。你干吗不亲自送给她？”

老爸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笑：“我还有好多事，就由你代劳吧！”

回到家里，就给妈妈打电话：“妈妈，下午早点回家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给你。”

不到五点钟，妈妈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了。她一进门就打开冰箱找冷饮喝。我把晾得温热的绿豆汤端给她喝，这是我特意为她准

备的。

“妈妈，我要跟爸爸去西藏。”

“好啊！”妈妈喝下一大口绿豆汤，“西藏是个好地方，你们乘哪一天的飞机走？”

“我们不乘飞机，我们跟军车走。”

“走川藏线？”妈妈盯着我的眼睛，问道，“这一定是他的主意吧？你爸这一辈子都在冒险。”

我说：“是我的主意。”

“你爸给你讲过这样的旅行很危险吗？”

“讲过。”我说，“老爸给了我两个方案让我选择，也可以乘飞机。跟军车走川藏线是我的选择。”

妈妈不说话，默默地、小口小口地喝着绿豆汤。直到把绿豆汤喝完，才轻轻地说道：“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吧。”

“妈妈万岁！”

“理解万岁！”

我振臂欢呼两次。

妈妈笑了，向我伸手：“你不是还有特别的惊喜给我吗？”

“不是我给你的，是我老爸给你的。”我把那条藏族围裙拿出来，“怎么样？”

“噢！”妈妈一声惊叫，两眼闪闪发光，“这是手工羊毛毡做的。瞧这颜色搭配得多么好呀！只有天才艺术家才能配出这么美妙的。

的效果。”

妈妈又在墙上钉铁钉。我们家的墙上，挂满了她从各种地方收集来的民族服装，有维吾尔族姑娘穿的小背心，彝族姑娘穿的百褶裙，傣族姑娘穿的长筒裙……

妈妈一边往墙上挂藏族围裙，一边说：“你爸的艺术感觉真是没说的，你看他选的这条围裙，多有品位啊……”

我说：“老爸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？”

妈妈从来不回避我的问题：“我跟你爸只能做朋友，不能做夫妻。以前在一起的时候，老是吵吵闹闹的。现在分开了，反而和和气气的，你说不好吗？”

我能说不好吗？只要他俩觉得好，就好。

压缩饼干



昨晚一直给老爸打电话，却没人接。打他的手机，关机。老爸一定是在暗房捣鼓他的那些宝贝照片。只要一进暗房，他就会把手机关掉，任何电话也不接。

快到中午十二点了，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，老爸终于接电话了，他说昨晚在暗房里熬了一个通宵，现在刚从暗房里出来，准备吃点东西再进去。

“老爸，我妈同意我跟军车进西藏了！”

“哦，那就好。”

我迫不及待地：“老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二十六号吧。”老爸的声音很疲惫，“二十六号有几辆军车进去，今天，你得去准备一些干粮。”

我以为“干粮”就是“面包”。

“老爸，肉松面包怎么样？”

“面包不行。”老爸说，“面包吃了不禁饿，再说面包的保质期太短了。我们需要的是压缩饼干。”

我不知道什么叫“压缩饼干”，也从来没有见过“压缩饼